

而佛法從感應，從三世裡面觀察，這是非常之深密，確實不是一般人所能夠了解的。唯有深入的觀察，才能夠知道這一些災難根本由來，對治的方法才確確實實能夠收到效果。

我們在講席裡面，在從前也講過很多次，俗話也說，所謂「一人有福，連帶一屋」，我們這一個地區的人，真正有幾個有大福德的人，我們縱然受苦受難，也有限度的。這個道理，實在講是相當深。不明佛法，這個道理可以說他永遠也參不透。佛法雖然跟我們講，「一切唯心造」，心能轉境界，我們也聽得耳熟了，看到這些文句，聽到這個言詞，也變成所謂是老生常談，沒有一點新奇的感覺。信不信？依舊是似信非信，你要說不信，佛經上常常這麼講；信，與事實好像是不相吻合。實際上錯在我們自己一邊，我們自己沒有能夠求實證，所以對於佛所說的這些大道理，不能生起真正的信心。菩薩所說，救度一切眾生的苦難，我們也不敢信以為真。念念經文祈禱祈禱，求一點精神安慰而已，好像心裡明明曉得這個效果有限。這些心理都是對於佛菩薩所講的這些理論，沒有法子去證實。沒有法子證實，實在講，未能依教修行。

如果這個佛法果真像我們所想像，它怎麼能夠流傳到三千年？我們中國古人聰明智慧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比起外國人，那高明得太多。如果不是真理，不是一種能夠實證的真理，我們的先賢是不會接受，不會給你流通。所以佛法傳到中國來之後，我們中國人修行證果，人數之多，絕不亞於印度人。佛法傳到中國之後，是在佛滅度一千年左右，而在公元十一世紀之後，印度的佛教逐漸衰微，一直到幾乎完全滅跡了。所以整個世界的佛教都在中國。我們現在看看中文《藏經》裡頭，你看看歷代祖師語錄幾乎佔現在《藏經》的

分量三分之一以上，這是我們中國先哲有修有證的證據。他們能做到，我們做不到。這是什麼原因？實在是他們肯做，肯做的都做到，不肯做的，當然做不到；做到了，當然就相信，經裡面講的每一句話，無論是就事論事，或者是就事表法，句句真實。譬如我們別顯裡面第一頌，諸位請看經文，一百一十頁，第三行：

經【或遭牢獄所禁繫。杻械囚執遇怨家。若能至心稱我名。一切諸苦皆銷滅。】

我們就事論事，這個人犯了罪，等於也判了刑，抓到監牢獄裡面去監禁。『杻械』是刑具，枷鎖一類的，腳鐐手銬，從前枷鎖都是這一類的。這是事，確實犯了罪，觀音菩薩說，『若能至心稱我名，一切諸苦皆銷滅』。要是遭了這個難，他念幾聲觀音菩薩聖號，他的災難就消除，他就可以脫離牢獄之災，有沒有這個事情？如果有這個事情，好，那些犯罪的人不在乎，為什麼？觀音菩薩會保佑，我念幾句觀音菩薩，刑警隊也抓不到我了。給諸位說，事實真的，但是這個裡面有兩個字是關鍵所在，「至心」。至心是什麼？一心不亂。心誠到極處，這個時候稱名，聲聲都有不可思議的力量。而我們現在念觀音菩薩，念阿彌陀佛，給諸位說，散心念佛。我們就早晚功課，跪在佛菩薩面前，還是散心，不是一心，所以這個感應力量小。能與觀世音菩薩感應道交，像後面所講，種種的苦難都能夠一律消滅，那個至心要至到什麼程度？要至到生起大慈大悲。與觀世音菩薩的心行完全相應，一切苦難都離開了，一切苦難再也不受了，這個也是事實，確確實實心能轉境。

而我們現在不相信，實在就是我們沒有達到至心，尤其現在學佛，對於這個至心就根本不重視。重視什麼？重視在亂心，虛妄分別，這怎麼會有成就。古人，世出世間的教學，都是從至誠心修起，儒家講「誠意正心」，從這裡來修起。現在我們把誠意正心疏忽

掉，所以在世出世間的學問都不能成就。根本智與後得智，有名無實。總而言之，我們的修學忽略了根本。在過去小學的教育，就是修至心。出家五年，前五年的教學，也是教你學至心。至心就是真心，真心才有感應。所以我們平常講到念佛，為什麼在念佛之前要念一卷《彌陀經》，念七遍往生咒？這是定心的。心定下來，佛號才有力量。所以功夫是什麼？功夫是在佛號上，不是經念得多才是功夫，功夫在佛號上，經念得多是定心的。心愈定，這個佛號愈有力量，起感應道交，確確實實能消災免難。就像經裡面所講，「念一聲佛號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」。那像此地所講的這些災難，那算得了什麼？可是人家那個心是達到了至誠！以至誠心來念佛，句句皆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可是至心，一定要從恭敬心、平等心上去修。

經【或犯刑名將就戮。】

犯了重罪，被宣判了死刑。

經【利劍毒箭害其身。】

這是要綁到法場裡面，要處死刑的時候。

經【稱名應念得加持。弓矢鋒刃無傷害。】

你這個時候至心稱名，菩薩就跟你起感應道交。他拿這個利劍要來殺頭的時候，那個劍忽然斷掉了。在從前這個犯人上了刑場，確實是如此，劊子手，刀下去之後，如果那個刀忽然折了，這個人罪就免了，至少他不會再受死刑，不受死刑。為什麼？從前人相信因果報應，這人命不該死，雖然犯了重罪，他一定還有好的，能夠有這個感應。現在人不相信這些，縱然執行槍決，那個槍彈在槍膛裡面爆炸了，槍也炸壞了，再換一支，現在人不相信，現在人的業比從前要重得多。這又是什麼原因？給諸位說，這是教育問題。從前重視道德教育，重視倫理的教育，重視真理的教育，現在教育是

偏重在科技，科技不是真理，科技是偏見。歐陽大師稱之為，「見取見，戒取見」，這兩種都是偏見。我們生在這樣一個時代，能夠遇到正法，真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緣，我們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。只要諸位進入狀況，你自己身心就能感受到諸佛菩薩感應道交。這種信叫正信，你自己確確實實到達這個境界。下面一首，是離王官怖，就是國王、官吏。

經【或有兩競詣王官。諍訟一切諸財寶。彼能至誠稱念我。獲於勝理具名聞。】

這一首偈我們一看就是訴訟、打官司。『兩競』，兩方彼此爭執不下，就告到官府去了。此地是舉一個例子，為什麼事情？為了財，為了財寶，起了爭執。這個人要是能至誠念觀世音菩薩，你看看這裡『至誠』兩個字，這是關鍵的所在。只要你能夠至誠稱觀音名，觀音菩薩一定能加持。你有理，一定站在勝處。如果自己沒有理，念觀音菩薩生慚愧心，也不會再爭，不會再爭，官司也解決了。這是真理，而不是強詞奪理，明明我沒有理，我要欺侮人家，我要霸佔人家財產，我念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還保佑我，那哪有這個道理？沒有這個道理。念觀音菩薩是激發自己大慈悲心，然後你見理、見事，都能夠明瞭而不迷惑，是非曲直，擺在自己面前，自己也就不爭了。不爭，這個王官之難，自然就化解。底下一首是離愛別離的恐怖。

經【或於內外諸親屬。及諸朋友共為怨。若能至誠稱我名。一切怨家不能害。】

『內外諸親屬』，或者是朋友，這裡面有了誤會，或者有了爭執，互為怨懟。假如不是內外眷屬、不是朋友那些冤家對頭，可以避得遠遠的，老死不相往來，也就無所謂。這個搞到一家來了，這個麻煩了，這是家親眷屬，這是離也離不開，在佛法裡面講是冤業

之重者到你家來。佛法裡說，父母跟子女是四種緣，四種緣裡面有一種是報怨而來的，就是前世的冤家對頭。他在這一生跟你是父子關係，你想想看，你這一生怎麼想方法擺脫，也擺脫不了。他來報仇雪恨，一定要搞到家破人亡。實在講，不懂佛法的人沒有法子解決，這是業力所使，誰也沒有能力轉變。可是懂得佛法的人，他有辦法，為什麼？曉得這是過去世的怨懟。

我記得在過去鄔餘慶老居士給我說了一個故事，這樁事情是他親眼所看到，他年輕的時候在上海，上海有一個富商。這個事情大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外國有一個商人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，戰爭爆發了，他沒有辦法，他回家了。回家之後，這個生意就委託一個中國人，那個中國人從前是替他做事的，好像他家的佣人一樣。這個中國人很老實，他就把這生意交給他。他說如果我還能回來，我一定會回來的。我要不能回來，我所有的生意都給他，所以以後這個人就發了財。沒幾年，他生了個兒子，這個兒子生下來之後，他們家裡夫妻也很疼愛，嬌生慣養，稍稍長大了，很會花錢。十一、二歲的時候，這是上學念書了，大概還不到十一、二歲。上學念書，在路上，他丟了十塊錢，那時候十塊錢大概比我們現在一千塊錢價值還要高。我曉得在抗戰之前，兩塊錢可以買一擔米，十塊錢可以買五擔米，大概四口之家可以過兩個月的生活費用，相當值錢。丟在地上，剛好有一個長輩看到了，撿起來，他就叫某某人你來，你叫我一聲伯伯，我錢還給你。他把眼睛一瞪，你叫我一聲伯伯，我再給十塊錢給你。頑劣到這種程度，鄔老居士親眼看見的。

有一天，這個人過生日，過生日的時候，小孩子從外面進來，他忽然之間一看，那小孩進來的時候，就是他從前的主人，所以他立刻就覺悟到，覺悟得快，知道是這個外國人，他那個主人死了之

後，投胎做他兒子。所以當場就跟賓客宣布，所有的財產統統過繼給他兒子，全部都是他的。以後這個小孩長大之後，繼承他的財產，對這個老夫婦還很好，這就化解了，這是個明白人。這個也不算侵佔，你說委託我保管的，你再來，你再來了，我還給你。如果不還，這個小孩子是敗家子，那到以後就是年老命也保不了，財產給敗光，家敗光，連命也難保。所以鄔老居士，我講到怨憎會的時候，他相信，他說這個事情我親眼看到的，一點都不錯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人有三世，不是一生就了了，人與人的關係，糾纏不清。總得要覺悟，覺悟了，明白了，哪個人不好處？沒有不好處。迷惑顛倒了，縱然是遇到大善知識，也無法相處。提婆達多跟釋迦牟尼佛就不能相處，釋迦牟尼佛是大善人！所以我們總要懂這個道理。

為什麼在此地，愛別離苦裡面，講的親屬朋友『共為怨』？如果要不怨，骨肉不會分離，總是有怨對在當中作對。我們要遠愛別離苦，常念觀世音菩薩，一切冤家不能夠破壞你的家庭，不能夠拆散你的眷屬。在從前這個愛別離苦，對我們一切苦難當中，確實是相當的嚴重。現在這個愛別離比以前要淡得太多了，為什麼？這是郵電方便了，交通方便了，所以不感覺到苦。縱然是遠渡重洋，到美國也不過是一天、二天的時間，聽起來好像很近，只有兩天路程。拿起電話，立刻就聽到聲音，就好像在面前，愛別離確實是不大容易感覺到苦。可是在從前，交通不便，郵電不便，不容易！在大陸上，從這個省到那個省，咱不要說省，隔一、二個縣，就覺得很遠很遠。沒有公路，沒有鐵路，所謂大道，也只是騎馬、騎驢，那個小路。從這一縣到那一縣，有的時候都需要二天，一天只能走個六、七十里，大陸上這一縣跟那一縣的距離，在一百多里這樣的距離是很多的，所以要走好多天。

我在大陸上走過路，我從福建南平走到湖南衡陽，走了差不多

有兩個多月，完全靠步行，所以感覺得這個路很遙遠很遙遠。現在像我們的高速公路，頂多兩天就到了。你看現在從台北到高雄，車開得快一點，三個小時就到。可是你要是走路的話，至少要半個月才能走到。走路不能夠天天走，天天走人受不了，走上個三天、五天，要休息一、二天。所以我們講到愛別離苦，這個苦的感受，現在人比從前人要輕得多。還有一點，現在人從小就到學校去念書，跟家人見面是早晚；踏進社會做事，與家裡相聚的時間也短暫，好像習以為常，不像從前。從前農業社會，家人團聚的時間多，所以他這個感受跟我們現代人不一樣。縱然從前講做公務員，做公務員的事情也沒有現在這麼繁忙，所以一家人相聚、團聚的時候多，感情深，別離就苦。現在這個家人真是，我看感情沒有從前那麼深，所以別離也就無所謂。這是講離愛別離苦，菩薩也有感應。下面一首是離黑暗的恐怖：

經【或在深林險難處。怨賊猛獸欲傷殘。若能至心稱我名。惡心自息無能害。】

黑暗之處，這個偈頌裡面，是從事相上說的，『深林』，深密的森林。這些地方我們許多同修都沒有遇到過，這個森林之恐怖，我們也沒有感受過。森林給諸位說，確實恐怖，樹木高大，終年不見天日。你走在這個森林裡面，往上一看都是樹葉，密密層層的，你愈往裡面走愈黑暗。而森林裡面，這些野獸、毒蛇都藏在裡面，一不小心生命就會喪失，確實是恐怖的處所。我們有的時候在電影裡面看到歐洲原始森林，這些歐洲人到裡面去探險，實在是很危險。這是舉這個例子。『怨賊猛獸』，「怨賊」是講的盜賊，盜賊也選在極危險地方去藏身。假使你碰到這些人，他會傷害你；碰到猛獸，也會傷害你。這是舉一個例子，黑暗的地方。凡是在黑暗之處，都容易遇到險難。這個時候菩薩教給我們，『若能至心稱我名，

惡心自息無能害』。怨賊猛獸，由於觀世音菩薩神力加持，本來他想害你的，算了、算了，放你一馬過去，不傷害你。這些盜賊、冤家對頭，毒蛇猛獸都不會傷害你。

這個地方還是講的至心，關鍵是在誠心。再給諸位說，至心決定沒有恐怖。如果我們遇到這個境界，心裡面起了害怕、恐怖了，我們的心不誠。誠心，這個時候一心一意只與菩薩感應道交，決定沒有恐怖。這也能夠測驗，我們究竟是不是達到了至心。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